

文艺随笔

梨花风起正清明

赵染芹

清明来临,想起南宋诗人吴惟信《清明苏堤即事》:“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此诗虽短小,容量却很大,从白天写到日暮,描述了苏堤的“花明路不迷”、游春赏玩的“半出城”及日暮西湖的幽美等,表达了当时杭州人外出踏春的喜悦心情。

吴惟信的这首清明诗既追思了“苏堤”修筑者苏东坡,又描写了人们赏玩的美好心情。诗人借用曼妙、轻盈、纯粹、脱俗的梨花将清明之“追思”“明亮”描绘得入木三分。因为梨花的“白”既蕴含哀念之味,又饱含“明”“亮”之意。

其实,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清明,逐渐取代寒食节并兼而成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节日后,其纪念先人的社会属性便发展起来。故而,古人吟唱清明的诗词大都落寞低回,甚至悲伤和压抑。杜牧的清明从“雨纷纷”到“欲断魂”,使人压抑;唐代孟浩然的清明从“人心自愁思”到“空堂坐相忆”,让人低回;北宋书法家黄庭坚的清明从“贤愚千载知谁是”到“满眼蓬蒿共一丘”更令人悲伤。

但,清明之“明”也从未消失。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形成一套适应季节变化的“月令制度”,清明这天外出踏青、荡秋千、踢蹴鞠等,可视为先民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回应大自然的季节转换。人们从中学看到了祖先的信仰、生活情趣及生存智慧。后世文人继承清明节纪念先人社会属性的同时,也着力挖掘其“明丽”风采。比如,

食话琼崖

酸梅汤

王吴军

在古典小说《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贾宝玉挨了老爸贾政的一顿暴打之后,贾宝玉这位公子哥的“臀上作痛,如针挑刀挖一般”,吃不下也喝不下,就在周围的人纷纷着急不知所措的时候,在怡红院养伤的贾宝玉“只嚷干渴,要吃酸梅汤”。贾府是豪门,什么玉液琼浆都有,贾宝玉要解决口渴、心烦的问题,有很多饮料可以选择,可贾宝玉却偏偏点名要喝极其寻常的酸梅汤。

其实,酸梅汤既酸又甜,能生津止渴,是非常好的消暑纳凉的佳品。在炎炎夏日里,能喝上一杯凉凉的酸梅汤,确实是清凉可口,倍感惬意。《清稗类钞》中说:“酸梅汤,夏日所饮,以冰为原料,屑梅干于中,其味酸。京师卖酸梅汤者,辄手二铜盏,颠倒簸弄之,声锵锵然,谓之敲冰盏,行道之人辄止而饮之。”酸梅汤又被称为“冰浸梅汤”或“冰镇梅汤”,清朝的《证俗文》里说:“今人煮梅为汤,加白糖而饮之;京师以冰水和梅汤,尤甘凉”。《晒书堂笔记》里说:“京师夏月,街头卖冰,又有两手铜碗,还令自击,治治作声,清圆而浏亮,鬻酸梅汤也。以铁椎凿碎冰,掺入其中,谓之冰振(镇)梅汤,儿童尤喜呼之。”《燕京岁时记》里说:“酸梅汤以酸梅合冰糖煮之,调以玫瑰、木樨、冰水,其凉振齿……”

歌咏酸梅汤的诗也是极多的,比如:“冰盏丁东响满街,玫瑰香露浸酸梅”,“更有梅汤新月样,听他冰盏击双双”“炎伏更无虞暑热,夜敲铜盏卖梅汤”。近代还有人写过“鹈鸣原是近端阳,又见梅汤处处忙。冰糖煮沸调木樨,炎伏解渴亦清凉。”也是咏酸梅汤的诗。

要说起来,酸梅汤并非山珍海味,但是,在《红楼梦》里却把它描写得非常生动诱人。这也许正是《红楼梦》的绝妙之处。小说《红楼梦》往往是从小处着眼,在日常饮食上做文章,虽只是家常的酸梅汤,却恰恰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之光。酸梅汤虽然寻常,不过是生津止渴之物,贾宝玉却对它情有独钟,这正说明看似普通的酸梅汤并不普通。贾宝玉从小锦衣玉食,天天吃的是细米白饭和肥鸡大鸭子,虽然好吃而有营养,但如果吃多了,就会出现疲倦乏力、昏昏沉沉、心烦意乱等亚健康状态。所以,贾宝玉就要用酸梅汤来调理体内的营养平衡,所以,爱喝酸梅汤的贾宝玉总是精力充沛、面若桃花。

其实,在曹雪芹写《红楼梦》之前,明

唐代温庭筠的《清明日》,就是一首非常明快的清明诗:“清娥画扇中,春树郁金红。出犯繁花露,归穿弱柳风。马骄偏避幰,鸡骇乍开笼。柘弹何人发,黄鸝隔故宫。”清明日的清晨,清蛾飞舞,色彩斑斓,犹如在画扇中一样。桃树满园,桃花和郁金花竞相开放,红遍了田野。人们兴冲冲结伴踏青,出发时看到露水在各色花瓣上颤颤欲滴,归来时领略到微风穿过柳丝拂面而来。骄傲的马匹在帐篷旁昂首嘶鸣,鸡群从刚打开的笼子里争先恐后地窜出来,不知是谁瞄准鸟儿在发射飞弹?黄鸝赶紧飞入隔墙的庭院,在房顶上宛啾鸣叫,仿佛说:人们啊,请不要伤害我们,不要破坏大自然的和谐吧!”这首短短40字的清明诗,充满诗情画意,道尽人们清明当天外出踏青的欢快心情。其画面之丰富多彩,冠绝历代100余首清明诗之首。

恃才不羁的温庭筠,好讥刺权贵,多犯忌讳,屡举进士不第,长被贬抑,终生不得志,官终国子助教。透过此诗,我们看见他永葆一颗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心。

宋初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采桑子·清明上巳西湖好》是一首明快的清明词:“清明上巳西湖好,满目繁华。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钿车。游人日暮相将去,醒醉喧哗。路转堤斜。直到城头总是花。”该词上片描绘了清明节白天西湖(颍州西湖)春游图,下片则刻画了游人回归的景象。“满目繁华”为全词的核心。

满目繁华的特点,体现在游客上,既“多”又“欢”。游者之多,一种是徒步者,即“争道谁家”;一种为乘车者,即“绿柳朱轮走钿车”。词下片的“喧哗”一词,又从音响角度突出了游者之多,以西湖这样的敞蔽之地,竟有人声鼎沸之感,那行人熙来攘往的情景便可想而知了。而描写游人日暮归返时的“醒醉”二字,更是道尽游者们各种相异的神态:似可想象春游大军有的专意游览,饱享春景;有的就景欢饮,一醉方休,他们各以自己的方式纵情游乐,尽兴而归。总之,游者云集,笑语连天。

满目繁华,还体现在对西湖自身景色特点的描绘上。

此词从开始到结束都贯穿着“繁华”“喧哗”的节日气氛,把读者也卷入这气氛之中,领受节日的欢乐。很显然,这样的明快足以打动每一位读者。

太祖朱元璋也爱喝酸梅汤,而且,据说酸梅汤就是由朱元璋发明的。后来,酸梅汤业把朱元璋奉为祖师爷,很多专门卖酸梅汤的店里挂着朱元璋的画像,定期要上供奉祭拜。

酸梅汤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乌梅,口感酸酸的,酸梅汤的解渴生津作用就来自乌梅。《本草纲目》里说:“梅实采半黄者,以烟熏之为乌梅。”乌梅能除热送凉,安心止痛,甚至可以治咳嗽、霍乱、痢疾,是很好的养生中药。《礼记》里有“浆水酶滥”的说法,根据郑玄的注释来看,酶是一种梅浆,来自乌梅,这大概是我国用乌梅做饮料的最早记载了。但是,把乌梅饮料正式推向市场却是在宋朝了,《武林旧事》里说,南宋的杭州卖一种名叫“卤梅水”的凉饮料,大概和酸梅汤差不多。

在《水浒传》和《金瓶梅》这两部小说里,也都有酸梅汤粉墨登场,虽然只是一种小小的点缀,但是却写得让人口舌生津。

小说《水浒传》里写西门庆巧遇潘金莲后,神魂颠倒,不知所措,只得去央求隔壁茶坊里的王婆,王婆出来道:“大官人吃个梅汤。”西门庆道:“最好多加些葱。”王婆做了一个梅汤,递与西门庆。可见,当时的酸梅汤是可以临时做起来的,而且甜味、酸味也是可以随意调节的。

小说《金瓶梅》里写道,有一天,西门庆手拿芭蕉扇子在花园内消夏,觉得暑气难消,就教春梅做了一壶“蜜煎梅汤,放在冰盘内冰着”,“西门庆呷了一口,彻骨之凉,透心沁齿,如甘露酒心一般”,西门庆喝的是清凉沁心的“蜜煎梅汤”就是酸梅汤。看来,西门庆这小子还真会享受生活。

清朝的时候,皇宫御膳房将乌梅泡发,再添加冰糖、蜂蜜、桂花一起煮,用冰块冰镇后喝,甘酸清润,可解暑消食。慈禧太后也把酸梅汤当成最珍爱之物,当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慈禧太后西逃至西安,她在西安尝遍天下美味珍馐,后来什么都不想吃了,点名只要酸梅汤。但是,当时是夏天,没有冰箱,慈禧太后却要喝冰镇的酸梅汤,由于当地没有冰井,酸梅汤无法冰镇,这时有人情急生智,想起西安城西南百余里的太白山中有一个岩洞,凉气彻骨,深不见底,内有多年不化之冰。于是,当地官员赶紧派人到太白山取冰来冰镇酸梅汤,才满足了慈禧太后的需要。

梁实秋在《雅舍谈吃》里写道,制作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醇”。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纯醇,舍不得下咽”。可见,要做好酸梅汤,关键是要把握好乌梅、糖和水的比例。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的酸梅汤则更具韵味:“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张爱玲用打翻的酸梅汤营造出的是一片悲凉的氛围,入木三分。

以前的村庄,所有的人都要靠草药医治病恙,延续生命。那些生长在高山草坡,悬崖高山和荆棘丛中的药草们,被人用小铲子挖出来,装在荆条编的篮子里,再步行好多里的山路,拿到家里,药草身上都沾满了人的汗水,当然还有大地的气息和日光的温度。我总是喜欢看见它们,这些隐匿山野的灵性之物,自生下来,就怀揣美好的愿望,为人和其他生灵献身,为大自然的繁杂与众生甘愿“化作春泥更护花”“护得长生天地间”。

它们总是在村人放牧、种田和砍柴时候,不经意地出现,有的头戴花冠,有的则一身素衣,有的藏匿甚深,有的在遍地摇曳。其中的一些,不小心被人踩了,它们也绝不抱怨和嘶喊,抖抖弯曲的身子,摇摇细长、椭圆或是宽大的叶子,重新站起身来,对着微风和阳光,继续自己的生命。

村庄四周山上,杂草、树木和黄荆最为明显,药草就隐身它们之间。人在村庄,基本上看不到它们,但它们可以看到人,还有人的房子、牲口、庄稼和炊烟。而一旦人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不逃跑,一个一个地站在原地,对人的到来,对自己生命的即将结束,也不表示惊诧。在药草心里,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死不过是一次再生,一次短暂消失。它们不像人一样,在意家族的血脉和香火,一个人之后,还要生许多的人来延续门庭。药草不计较这些。它们的家族已经遍布天涯,深入众生。

村庄的山坡上盛产柴胡、桔梗、黄芹、荆芥、党参等等药草,如果把粮食、雨水、岩水、泉水和小动物都算上,说遍地都是药草一点都不夸张。

先说党参,很多,生长在村庄田地边儿上,只要有点土壤,它们就毫不客气地发根和生长,与周边的茅草甚至庄稼争夺生存资源。人看见了,也不说,总觉得党参是药草,可以为自己治病。一旦和自身利益联系起来,人自然就宽容了许多。每年春天,种子还没入土,党参就露出了脑袋,头儿颜色杏黄。舒展开来,与茴香叶子仿佛,大小和形状像极了鸡蛋的模样,上面有明显的纹理,深刻而又沧桑,有序却不杂乱。这大概是这种药草记录和展示自己生命和体态的一种方式,美、自在,充满自然的味道,也包含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玄机。

党参四月份开花,花为红花,不日凋谢。党参也长根,根才是入药的部分,如此来说的话,它们的叶子和花朵不过是一种摆设,或是向众草证实自己存在的一种手段,更为了人在需要它们的时候,不怎么费力就可以找到。我家房前屋后的旱地边缘,就长着很多的党参,一簇簇地,在春天萌发,夏天茂盛,秋天时候就可以挖采了。据说党参有补血养颜和调经的作用。其

我所居小区位居海甸岛的最北端,临海而建。海则是雷州海峡,天气好时,能看见对面雷州半岛顶端的徐闻,最近处据说只有二十八海里。海甸岛是海口市的最北边,也是海南岛的最北边。方圆不到十四平方公里,由海口市的母亲河南渡江入海切割而成。海甸岛像一枚鸭蛋,也像一枚椭圆形的印章。

小区有椰树繁花和绿色的草坪。东有高楼护卫,西有广场怡情,背后则是海甸岛和海口市。小区的周围环境当属上乘。

小区内小楼皆为四层,依势赋形,错落有致。且楼与楼间隔较远,给人以宽松舒朗之感。名为花园洋房,的确名副其实。小区内花木扶疏,绿草如茵。从东门进来,是渐入佳境;从西门进来,则步步惊绝。东门迎面是两大丛扇状的旅人蕉,枝高叶茂,摇曳有情。让人一见就有了回家的感觉。似乎所有的车马劳顿都瞬间化为乌有。夹路左边是四季常开的黄槐决明,右侧是高大的常绿乔木。黄槐决明的花是黄色的,虽然不大,但一簇簇攒在一起,也很有气势。有一种令人神清气爽的明艳。往前的三角从粉红色的三角梅。海南的三角梅不知一年开几次,我从年前到这

风物与意

药草的春天

杨献平

根呈暗红色,用手一摸,满手掌的红,村里妇女秋时挖掘,用开水冲泡后,呈淡红色,饮服,据说很有功效。

柴胡喜欢长在背阴的坡面上,那里蒿草丰密,种类也多。所谓的背坡,就是日光照得不多的地方,土质肥厚,容易储藏水分。柴胡的茎叶青翠,至老不枯,闻之有香气,通人肺腑,牛羊喜食。根儿细长,年久者有虫噬,颜色黝黑,多直向下生长,根系单一,细若猫须。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柴胡根,味苦,性平,无毒。主治腹部胃肠结气,饮食集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叶子可治突然耳聋,取之捣汁频滴即可。我小的时候,常去后山背坡挖掘,摘叶取根之后,晒干,转手卖给收药材的小贩,得到的钱,可以买铅笔和纸张用。

桔梗喜欢在山顶或阳坡杂草茂密处生长。根儿像小孩的手指,黄白色,八月时候方可采掘。掰开,可以看到它的细心,犹如蚁道。春天长苗茎,至秋天可长一尺多高。叶好像杏叶但比杏叶略长,四枚叶子相对而生,嫩幼时可采来煮着吃。夏天开出紫色小花,颇似牵牛花。秋后结籽。其根主治胸肋如刀割般疼痛,腹满肠鸣和惊恐悸气。

黄芹长在阳坡,阳光充足之处,即使石砾很多的地方,也有生长。这种药草,也可以直接泡水喝,主要功能是消渴。还可以和党参、柴胡、升麻同用。有些年的暑假,我替父亲放羊,在山上遇到黄芹,也会采挖一些回来。黄芹的茎叶很有趣,



《打盹的小鸟》(国画) 陈新华作

岁月山河

海甸岛的清梦

王仲堂

里,见到的已经是梅开二度了。前行不远为一圆形草坪,将路分成两岔。右边沿路多小型果木,初时不识,等到果子红了,才知道是莲雾。摘下来一尝,竟然比买的脆甜。左边则是高高的椰子树和凤凰树。凤凰树花开时节,那一份轰轰烈烈,真真让我这北方客眼界大开、叹为观止。之所以说从西门进来,有惊悦之感,也正是因为如此。一踏进西门,就是几大棵盛开的凤凰树。花色玫红,满树皆是。远看如高擎的火炬大焰,近看似一只只展翅的凤凰。凤凰树的叶子像合欢。刚开始不明白海南的合欢花怎

枝干粗、叶子小而圆润,放在家里,可以做盆景。

荆芥最常见,秋天,垦有坡地的山坡多有生长,春夏时候,荆芥长得和其他的杂草没有太大区别,叶子丰厚,身长一尺或者两尺之间,有成片成长的特性,一般会长在乱石较多的地方,秋天时候干枯,叶落,全身干,一折就断,头部有着数以百计的带刺的黑色小触角,人走过之后,满身都是。据说荆芥学名假苏,叶子尖而细,春天时,荆芥的叶子有辛辛味道,可当野菜吃。秋后干枯,长出细针状的籽粒,扎入裤管,非用手摘不下。其叶主散淤血、除湿痹、祛诸多风邪,利血脉,助脾胃。据说,吃了鱼后,不可饮荆芥水。

此外,村庄还有各种豆类、岩石、树木和各种水也可以入药。听祖父说,山上还产有一种价钱昂贵的药草,村话叫“五玲芝屎”(音),是一种鸟儿的粪便,多在数十丈高的峭崖之上的岩洞里,人要采挖,须等到鸟儿出去觅食时候。腰里拴了绳子,由崖壁而下。找到一窝,可以卖到十两银子。多年前,村人为了挣钱,多舍命采挖。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五灵脂,其实是寒号鸟的粪便。这种鸟,常在悬崖上坐卧,且喜欢在枯死的柏树根周围排便,天长日久,就成了一种药材。

当我得知药草的存在,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也很感恩那些发明草药的先贤,他们的仁慈之心与美好德行,使得村里的人们终身受益。许多年后,当我再回到乡村,或者在其他地方的荒野漫游的时候,发现药草,心里就腾起一阵亲切,看着那些药草在大地上的寂寥成长,也会觉得一种人之为人,置身于大地上的幸福感。也有很多时候,生病了,就喜欢找中医,吃中药。总觉得,中药安全,也安心。每当草药入口再进入身体之后,我就恍惚觉得,诸多的枝叶、根系和果实,在身体内不住摇曳,以至于灵魂都觉得枝繁叶茂。

诗路花语

怀念海南

谢强

一九八八  
中国龙年  
古长安的游子  
要闯海去海南  
做一个唐代的李杜  
被海南的大潮冲上岸边

那时我心有阳光  
那时我怀有圣念  
那时我意气风发  
那时我豪气冲天  
可前往的车轮喘着粗气  
可颠簸的海轮太慢太慢

我穿行于斑驳的老街骑楼  
我食色于海腥味的小摊前  
与“嘟嘟车”飞驰于市井  
和“发电机”一起狂躁呐喊  
累了,枯坐在南渡江堤看海上的渔火  
笑了,是为了浪迹天涯梦中的橄榄

二零二零  
世界被新冠疫情侵袭  
可海南很安全  
她美丽依然  
做一个再回首的歌者  
唱一首我的当年 我的祝愿

忘不了你柳风荡起的笑脸  
忘不了你海水阳光般的灿烂  
忘不了你雨打芭蕉中的往事  
忘不了心中的那个万水千山  
好难忘,没有冬日的海南  
好难舍,没有污染的海南

人老了念的事比公元前还远  
人老了忘记不住现在却忘不了昨天  
忙时从不愿想起  
闲时往事如烟  
海南,是一滴泪你擦也擦不干  
海南,是一个魂你心中常常挂牵

天边飞来几只燕

倪俊宇

谁用一把把灵巧的小剪刀  
剪开厚重的灰布帘?  
春,便从缝隙中  
流淌出来,染绿  
四野草尖上摇曳的牧歌……

那一声声呢喃,从  
一阕词令的韵脚中滴落  
婉婉约约,荡开  
阵阵阳光的涟漪  
那一扇扇燕翅,牵着  
此起彼伏的叱牛声  
牵着追赶季节的脚步声  
编织多彩期盼的锦绣  
而可爱的小红唇  
此刻,衔来了雨  
滴穿农事的相思  
淋湿了春的头

春雨

许起鹏

沙汀鳊鳊濠江水,  
细雨轻敲石上吟。  
桂挂莺迁香一树,  
琼芭新瓣绿成阴。

江城子·游五指山

马连德

云绕五指峰破天,  
钙挺挺,星斗寒。  
径绕浅溪,  
歌吟低潺潺。  
雨林倚杖驻足看,  
水满亭,风温泉。

华夏醒梦惊天南,  
琼海动,弥新元。  
滴水穿石,  
空中见现花篮。  
古稀顽童结伴走,  
情畅漾,焕新颜!

椰下情

投稿邮箱  
hnrbyfb@163.com